



归来是故乡

林朝晖

夜色朦胧，风轻轻地吹。吴鲁透过北京晋江会馆的窗口，目光飘向故乡福建晋江钱头村的方向。故乡遥不可及，但在吴鲁心里近在咫尺。如果说晋江是一幅美妙的水墨画，钱头村则是画中一个色彩斑斓、层次分明，令人浮想联翩的精彩点。整个村落田阳清溪，山路蜿蜒，山野蓊郁，风景迷人。吴鲁的童年就在这青山绿水间度过。他从小聪明伶俐，勤奋好学，志气非凡；清光绪十四年（1888）顺天府乡试中举，十六年庚寅（1890）恩科状元，诰封资政大夫，成为福建历史上最后一位科举状元。吴鲁走上了仕途之路，历任陕西典试（主考），安徽、云南督学，云南主考，吉林提学使。在各地任职期间，他以振兴文教为己任，不遗余力振兴教育事业，倡建或重修书院。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深得当地百姓的爱戴。吴鲁在外为官多年，心里始终装着故乡。在他的生命基因里、血液中、潜意识里，无论走到天涯海角，他还是觉得故乡的民宅、麦苗、鸡鸭离他很近。他本来就是从这鸡鸭声中、从麦苗的纹理里走出，他属于它们，它们也属于他。故乡也以吴鲁为骄傲，晋江钱头村本为默默无闻的小村庄，因为吴鲁大魁天下，一时间冠盖满钱头，前来交结契阔的人一下子多了起来，乡村小道也变得车水马龙……吴鲁想起故乡，心头便有了丝丝的暖意。但很快，他的周身便被寒风所缠绕。他禁不住打了个颤，痛苦的往事一幕幕在眼前闪现——公元1900年北京“庚子之乱”，在国难当头之际，吴鲁并没有退缩，而是勇挑重担，出任军务处总办，力主抗敌。令吴鲁失望的是，北京城最终还是失守了。太后挟持皇帝仓皇出逃，吴鲁等只好徒步追随。因行李、旅费被溃兵抢掠一空，且道路阻塞，吴鲁只好滞留于北京晋江会馆。颠沛流离期间，吴鲁深入民间，体察民情。那是个民怨鼎沸的年代，百姓饱受战火蹂躏之苦。清政府的无知和无能，使中国几乎沦落到被瓜分的亡国命运。当金銮殿里官灯变得若明若暗，当奉天承运的泱泱帝国走进艰难屈辱的历程，吴鲁内心被深深地刺痛了。他噙着泪水，挥笔疾书，赋诗156首，并把这些诗命曰《百哀诗》。进入新时代，当我们翻阅《百哀诗》，发现这些诗作对八国联军暴行、清廷君臣丑态、官吏趁火打劫鱼肉百姓有着细致的描述。比方《百哀诗》卷下《西征一百二十韵》：“官吏酷而贪，道路多怨言，穷檐皆饥馑，官厨信粱肉，村村绝烟炊，乃复租税促。”可以肯定的是，不是苦难生活的亲历者，便不会有吴鲁的诗歌。在孑孓悲怆的年代，吴鲁虽然有“驱除外侮”之志、“欲张国势”之心，可是“当路执迷，言者辄拒不纳”。到此地步，他只有借诗发愤，并在某些诗中寄托着期盼。比方说他眼见“垂髫弱女”也参加这一反帝斗争行列，则表以嘉许。如《百哀诗》中的《红灯照》：“红灯照，闪烁空中一星曜，腾云驾雾高复低，睁眸万目齐瞻眺。”一位反抗侵略者的少女形象便栩栩如生地勾勒出来，就像黑沉沉的夜空中闪出一道亮光。这束亮光尽管很微弱，但温暖人心。《百哀诗》卷下《元日》中有这么一句：“一泄真阳煦群物，迅雷霹雳扫天骄！”诗中隐藏着浓烈的爱国情怀，暗示中华民族未来必将出现一场大革命……在吴鲁180虚岁诞辰之际，我怀着对吴鲁的崇敬之情，来到了位于晋江市池店镇钱头村的吴鲁故居，只见白墙黛瓦、木门雕窗，尽显江南民居雅雉清逸。我的手轻轻地抚摸一堵厚墙，似乎在抚摸一个朝代的背影。状元已去，门楣上“状元第”三个红字依旧苍劲有力，熠熠生辉。我的目光透过“状元第”，历史的天空向我打开了一扇窗。恍惚之中，我看到仙风道骨的吴鲁手捋花白的胡子，身披历史的铠甲，手握《百哀诗》卷本，从遥远的天边向着故乡钱头村款款走来……（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福建省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福州市文联党组成员、四级调研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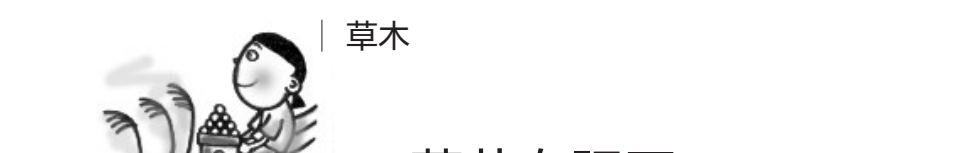


刘辉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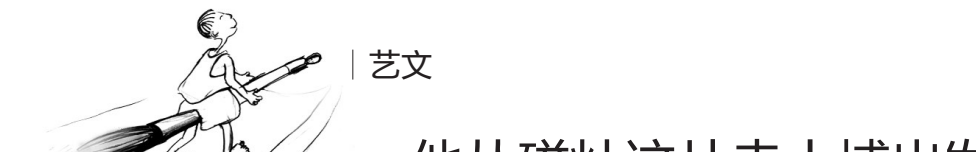
“一个田螺十碗汤，十个田螺一水缸。”侄儿咿咿呀呀地念着闽南童谣，不禁让我想起乡村美食——田螺。田螺，乡野寻常之物，沟渠稻田、池塘岸边，都是繁衍生息的绝佳之地。雨季来临，阡陌纵横的稻田里，随处可见田螺在探头爬行。小时候母亲教我们猜谜语，常出的题目有两个。一个是“上开花下结籽，大人小孩都爱吃”，说的是花生；另一个是“万物生来皮包骨，它却一身骨包皮”，说的便是田螺。20世纪七八十年代，农民的餐桌上还是难得见到荤腥。于是，吃田螺成了很多家庭改善伙食的首选。摸田螺、嘬田螺是我童年里抹不掉的快乐和记忆。每到吃螺季，小伙伴们便相约去捡田螺了。溪流水回旋处的田螺经常是成群结队地出现，躬身弯腰便能捧起一大把，可惜个头一般不大；池塘里的田螺吃得白白胖胖的，总是缩在淤泥里，捡田螺的人得靠双脚或双手一路摸索过去，泥巴里捏出一个硬物，那就是田螺了；稻田里的田螺依附在田埂边、稻苗下，我们总是在除草施肥时顺手捡回家，劳作之余还能美餐一顿。捡回家的田螺都会在水盆里放养三五天，待到它们吐净泥沙了，再进入宰杀烹饪的程序。挑螺肉绝对是个技术活，要迅速地去掉粘连在螺肉上圆盖一般封堵螺口的铰甲，将螺肉挑出并去掉不宜食用的肠肚等污物部分，既考验细心、也考验耐心——或者，还要考验狠心。比如，很多时候我们会直接烧一大锅开水，把吐净泥沙的田螺倒入滚烫的热水里。只听“滋滋”作响，顿时，田螺的小脑袋被烫得纷纷伸出壳来。我们赶紧趁热捏住田螺的小脑袋，使劲一扯，“吱溜”一声，整个螺肉就都扯出来了。一个、两个、三个……不大一会儿，螺肉便装了一大海碗。现在想来，杀螺取肉手段之残忍，令人细思恐极。田螺做法很多，可以爆炒、蒸煮、煲焖等，可单独煮也可用来煲汤。螺肉萝卜丝汤，鲜甜无比；螺肉苦瓜汤，赏心悦目；偶有螺肉鸡汤，那更是汤中极品，是母亲对我们学习取得好成绩的犒劳和奖赏。但我最喜欢吃的还是母亲的炒田螺。大铁锅里猪油“吱吱”冒着热气，剥几片生姜和香蒜扔进去煎至焦黄，倒入腌制好的螺肉，快速翻炒几下，再加入少许开水，扣上锅盖小火焖几分钟后，浓烈的香味便飘出厨房，四散开来，引得饥肠辘辘的我口水直流。当然，这是懒人的吃法，螺肉是现成的，吃田螺的时候基本上是动口不动手。其实，吃田螺最过瘾的吃法还是：嘬，大概就是吮吸，形象而生动，嘬的是带壳一起煮的田螺。嘬田螺需要技巧，用筷子夹起一个田螺，置于唇齿之间，轻轻一嘬，鲜美的螺肉伴着浓味汤汁应声入口，便可享受着吸食带来的乐趣。吃的人津津有味，看的人垂涎欲滴。这“呃、呃、呃”的吮吸声就是那份随意与自然，任谁看到听到都禁不住想嘬上几个。还记得小时候气力不够，用尽内功也无法嘬出螺肉，遇上正面受阻，就翻转过来反吮一口已经剪开的尾部，再回头从前面用力重嘬一次，即可大快朵颐。后来我到泉州上大学。学校附近有家“行情饭店”，每到夏天的夜晚，三五成群的大学生在晚自修后相约吃夜宵，总是少不了—份炒田螺。彼时意气风发的我们总要配上几瓶啤酒，边嘬螺、边吹牛、边饮酒。动情处，撸袖子、吊膀子，酣畅淋漓。几分豪侠，几分粗犷，这才是年少该有的样子！那嘬螺的香味，很快就弥漫了整个餐馆和半条街道。我一直以为能一起吃夜宵的人应该都是亲密的人。我很少看到陌生人相约吃夜宵，不太熟悉的人适合在酒店包厢里正襟危坐、客气交流。而一起嘬螺，总是有几亲近和随意，不讲究排场而注重放松，嘬的是酣畅淋漓、味蕾爆炸，喝的是肝胆相照、情深意长。所以，我一直认为，能够一起嘬螺的人，定然都是随和随性的好人。



笔墨春秋 飞扬摄于晋江市池店镇吴鲁状元博物馆



葵花生了一个月，阳台上的六棵向日葵终于慢悠悠地开花了，花色明润，明媚有光。冬风一吹，金黄的花盘便微微点头。这六棵向日葵是我和女儿在国庆节期间种下的。那天，女儿一边嗑着瓜子，一边问我：“如果瓜子没有被炒熟，而是被种进了土里，一粒小小的葵花籽要长成一朵大大的向日葵，会经历些什么呢？”八岁的女儿，突然问出这么深奥的问题，我有点惊讶。于是，我从网上买了一包葵花籽，随意挑了两个空置的花盆，和女儿一块种下了六颗种子——一盆两颗、一盆四颗。一周以后，六颗种子都冒出了小叶片。阳光轻照，六棵向日葵苗一点点拔高。很快，花盆显得拥挤了，特别是长到六棵苗的那一盆，受限于狭小的空间，向日葵生长的速度变缓。长在边上的两棵，叶片拼命地往外探；夹在中间的两棵，则渐渐矮了下去，看上去病怏怏的。女儿每日在阳台晨读，时不时给向日葵苗浇点水。她提议将四棵向日葵苗中的两棵矮苗移栽。很显然我们已经错过了移栽时机，硬生生移栽的话，这两棵向日葵苗大概率是长不成了。我想没有了阳光的照顾，这两棵矮苗再怎么折腾，也长不出像样的花了，而且还会影响其他苗的生长，便动了“弃车保帅”的念头。一日，吃完晚饭后，女儿突然记起已经两三天没给向日葵浇水了。我们往阳台一看，只见两盆向日葵苗全都耷拉了脑袋。看着“奄奄一息”的向日葵，女儿一边赶紧浇水，一边焦急地说：“完蛋了，这下六棵向日葵都活不了了。”然而，我们低估了向日葵的顽强。在喝足水后，六棵半蔫的向日葵很快就挺直了腰杆，叶片在寒风中自由地舒展开来。那两棵平日里缺少光少水的矮苗，仿佛一下子被冷风吹清醒了，倔强地扬起了头颅，竟生机勃勃绽放。我只好默默地断了舍弃它们的念头。天气日益轻薄，白天的阳光一寸寸变短，路上的行人披上了冬大衣。阳台的向日葵却不拘时令，发出了最后的冲刺，长出了鼓鼓的花苞。那两棵最不起眼的矮向日葵竟长出了好几个分枝，分枝上还带着小花苞，这是意料之外的。按道理，我买的都是单枝向日葵的种子，这突然冒出来的分枝，到底是因为夹杂了不同品种的种子，还是植物适应环境变化而产生的偶发自救行为，也就成了谜。又过了小半个月，最高的那棵向日葵率先开花了，冷冷风中，灿烂地开着。紧接着，其他几棵向日葵也陆陆续续开花。夹在中间的两棵矮向日葵自然不甘落后，次第开了好几朵小花。花虽小，精气神却足，小小的花盘齐齐向着太阳，自成一一道风景。女儿把两盆盛开的向日葵，放到她的书桌上，边看边记录感想。只见她在笔记本上歪歪扭扭地写着：“瓜子历险记：小小瓜子，争取阳光，不怕寒风，遇到挫折不放弃，终于开出了美丽的花。”看着女儿的笔记，再看看眼前这六棵逆寒盛放的向日葵，我莫名地感受到了冬天的灿烂。那小小的、亮闪闪的金黄花朵，不是依照时令得来的，是靠着顽强的抗争，一点点搜集阳光，一点点争取空间，苦熬出来的。这些没有在冷风中折翼的生命，正骄傲地迈向新的一年。



他从磁灶这片赤土埔出发



发黄的日记本

黄崎

一个阳光懒洋洋的午后，我无意间踏入了久未打理的房间，尘埃在光线中轻舞，仿佛时间在这里凝固。整理着堆积如山的旧物，一本被遗忘在角落、封面已略显斑驳的日记本悄然落入我的视线。它静静地躺在那里，仿佛一位沉默的老者，见证了岁月的流转与变迁。这是一本高中时期的日记本，封面已经泛黄，边缘也因岁月的侵蚀而微微卷曲。轻轻翻开，纸张间散发出淡淡的霉味，与往昔的记忆交织在一起，瞬间将我拉回到那个青涩而纯真的年代。字里行间，记录着年少时的梦想与烦恼。每一次考试前的紧张、与朋友间的欢笑与泪水、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憧憬……那些如今看来或许微不足道的小事，在当时却是如此刻骨铭心。指尖滑过一页页泛黄的纸张，我仿佛能感受到文字背后的温度——那是青春独有的热烈与不羁，是对生活最真挚的感受与记录。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承载着那时的情感与思绪。它们不仅是墨迹，更是心灵的印记，是时间的低语。然而，环顾四周，现代的科技产品无处不在，电脑、手机成了我们生活的主宰，敲击键盘的声音取代了笔尖与纸张的摩擦。电子屏幕上的文字虽然整齐划一，却总觉得少了些什么。是的，少了那份因手写而独有的温度，少了那份与自我对话时的沉静与思考。我们习惯了快速消费信息，却渐渐遗忘了慢下来，用心去感受文字的力量。望着这本发黄的日记本，我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冲动——我要重新开始手写日记。不为别的，只为找回那份遗失的温度，为生活留下一份真实的印记。于是，我走出房间，选购了一本新的日记本，封面简约而不失雅致，仿佛是对未来日子的期许。夜幕降临，我坐在书桌前，手握笔杆，感受着笔尖在纸上跳跃的节奏，每一个字都显得那么沉重而又充满意义。它们不仅仅是对一天事件的记录，更是心灵的抒发，是对自我成长的见证。那一刻，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纯真的年代，找到了与内心对话的桥梁。



开心的理由

刘云燕

每天给自己一个开心的理由，每一个平淡的日子，也会因此泛着温柔的光。和爱人在一起，好好吃饭。美好就在清晨的菜市场里。我喜欢提着小篮子，去逛逛烟火气的菜市场，每每看到新鲜的蔬菜、水果琳琅满目，总会有生之乐趣。每每看着市场里飘香的热气腾腾的包子、豆浆和香喷喷的油条、炸糕，也会感觉人间可爱。每每这时候，我喜欢买上一些蔬菜，回家给爱人做上一顿丰盛的大餐。平凡的日子，看着他下班后一边挥汗如雨，一边大快朵颐，就会心生幸福。彼此惦念、彼此依靠的日子，就是如此温暖而妥帖。读一本好书。枕边书是标准的“闲”书，或幽默的小文，或自由的游记。如李清照所言，“枕上诗书闲处好”，我们可以徜徉在诗意的时光里，让一天匆忙的节奏都放松下来。而且，时常觉得枕边书，一定是一本自己特别喜欢的书，甚至是一本久读不厌的书。性之所至，翻开哪页看哪页，自由随性，可以随时告一段落，放在一旁。枕边书有新朋，亦有旧友。偶尔换来几本新书，定是兴致盎然，似乎生活也是崭新的。来一次远行。我在青海湖畔看过日出，在西部荒漠中赏过落日，在无人区看过星空，在海拔高处感受过极度缺氧带来的痛苦，每一种体验都是独一无二的。我幸福着，因为我可以将这世界的温柔与大美尽收眼底，可以如风般自由栖息。我喜欢在玉龙雪山脚下小村子度过的时光，人们可以在平台上喝咖啡，与雪山对望。山野里只有雪山，有旷野，有如茵的雪地，身边是如纱般的云朵，耳畔是马脖子上铜铃铛空灵的“叮当”声，你总会迷醉在这样的地方，久久不舍得离去。美好，就像是一双温柔的手，紧紧地拥抱着我。坚持自己的小爱好。写作、弹琴、画画，所有的爱好，都能帮助我减缓压力，让生活充满了快乐和满足。如果可以，请拿出一本漂亮的小本子，每天记录下自己开心的事儿，比如可以勇敢地接纳自己的小失误，比如朋友发来一条温暖的问候，或是读到了一句经典、备受启发的句子，比如今天化了一个漂亮的妆，或是收获了一句赞美。小小的开心理由，让寒冷的冬天，内心也温暖如春天……

陈志峰

陈志峰老师的注目。2000年11月，他倡导召开晋江诗歌研讨会，并发表专文《关于晋江诗群》，铿锵有力地宣布，“完全可以认定：晋江诗群已经形成”。此后，屡屡在泉州市的创作会议上介绍晋江诗群的发展情况，在福建省作家协会主席团会议上通报晋江诗群的喜人势头和经验。他在《晋江诗群丛书》总序中说：“这是一个因了众多诗人的信徒的虔诚追求，经过长期努力、发展，逐渐走向成熟的充满希望的诗歌群体，人数多、水平高、发展快，值得人们为之鼓与呼！”这也就为后来，从“晋江诗群”“晋江散文现象”到“晋江文学现象”乃至“文学的晋江现象”的出现，奠定了理论基石。

晋江文坛感恩陈志峰老师，而陈志峰老师也感恩晋江这方热土。他曾在2011年《星光·创刊百期典藏》中的《捧起星光》一文中写道：“长期以来，我确实把晋江的事看作是自己的事，把晋江的友人看作是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和兄弟。只要是我能做到的，我从不推辞。”“这一辈子做的事实际上也就是文学一件事了，能为晋江的文学事业添砖加瓦，我觉得荣幸！”多年来，陈志峰老师不但为《新时期晋江文学作品选》等文集写过评论、作过序，为晋江包括晋江籍作家写印象记、作评作序更是不在少数。我读过的，就有他为李灿煌、洪辉清、许谋清、陈雷、林文滩、王忠智、张励志、叶海山、蔡安阳、黄俊、伍棠、吴金表、龚书绵、林居真、王金标，乃至旅居菲律宾的施颀翔、王勇、丁德仁、默云、林海、寒冰、吴长榆等所写的文章。在陈志峰老师的众多作品中，我们可以读到李五、施

琅、王彬、黎刹、蔡其矫等晋江先贤，可以读到围头湾、深沪湾、紫帽山、灵源山、安平桥、龙山寺、草庵、古麟山庄、五店市等晋江胜迹，可以读到灵源茶饼、安海土笋冻、安海桔红糕、衙口花生、侨乡路学、出砖入石等晋江风物，可以读到跳火舞、侨批、读书室等晋江精神文化遗存，甚至可以读到晋江市花白玉兰等。

他对磁灶镇念念不忘、再三咏叹。在《晋江散文选萃》序中，陈志峰老师说：“我是在晋江出生的，很长的一段时间，我的家一直都在晋江磁灶。可以说，我的血脉里流淌着在这块土地上生成的血。我曾在散文和散文诗作品中抒写过青少年时期对于这块土地的印象和感受。”仅一个磁灶镇，就有《古镇陶魂》《磁灶和磁灶窑址》《大洋楼·小别墅》《红土地上的大埔村》《谒俞大猷墓》《情系故土》《我在晋江磁灶念小学》，以及散文诗组章《磁灶古窑址畅想曲》《《伫立在磁灶窑址》《金交椅山的传奇》《《晋江县志》汹涌着磁灶古陶》》等的大书特书。在《古镇陶魂》文中，陈志峰老师慨言：“我的童年在磁灶度过，最深刻的印象是这个乡村遍地都是破碎的陶片。就是这种破碎的陶片磨砺了我的赤脚，磨掉我的娇嫩。”他正是从磁灶这片赤土埔出发，踩着磁灶的陶片，走上了他文学人生的璀璨之路……晋江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近年来积极开展晋江地域文化与文学史的辑录和研究工作，由其编辑出版的“晋江人文社科丛书”已蔚为壮观。新近出版的《陈志泽的文学人生》一书，实为又一重大成果。祝愿这位可亲可敬的文坛师长，在新时代新的出发点上，创造更丰赡的价值，给予我们更多的精神启迪！